

父亲的“农机梦”

韦耀武

我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农民，就应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地里勤扒苦做，种好自己的三亩三分地。而我的父亲，成天梦想着“耕地不用牛、插秧不用手”。在那个年代，这是异想天开。但父亲执着地认定，只要通过努力奋斗，梦想一定能成为现实。

父亲是20世纪60年代的初中毕业生。那个年代，初中毕业在农村基本已属于“高学历”，于是被安排了民办教师一职，只待新学期开学去上班。他从学校毕业回家，正好是农忙“双抢”时节，遍地熟透的麦子急等着人们去收割。父亲到家后，拿起镰刀就和大伙一块儿下了地。初次参加集体收麦的父亲，立即被割麦的场面感染了。可是，刚开始干劲十足的父亲，可是多半天就感觉身体有些吃不消。好不容易撑完白天，夜间还要接着拉碌碡碾麦脱粒。麦子收完，紧跟着是插秧。一个农忙季下来，父亲累得脱了几层皮，曾经白皙的皮肤被晒得黧黑。

艰苦的劳动使年轻的父亲突然有了一个心愿，要设计出一种机器来承担繁重的农活。

父亲果断辞去了还未到任的教职，开始琢磨研制插秧机。彼时的乡村，种地靠锄头，收割用镰刀，吃水双肩挑，下地赤脚跑，照明没有油，天黑就睡觉。不要说插秧机，连手摇启动的柴油机都没人见过。

起初，父亲完全凭想象设计着他心中的那台机器。那时候农村抽水没有水泵，用的是一种较为原始的自制水车。水车上有踏板，一个人或两个人，大的水车甚至可以四个人共同用脚踏动踏板，带动水车转动，就可以把低处的水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父亲设想，把秧苗放置于类似水车的装置中，踩动转轴，机器边往前行走，边插秧。父亲辞去教职后，和农民同等身份，必须下地劳动记工分，研制插秧机完全是他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制作插秧机的材料是山上伐回来的树木，锯、削、刨，整整两年时间，一台他构想的“插秧机”终于制作出来了。机器下田那天，远近的乡亲们都来看热闹。但让人们失望的是，第二天又照常上工劳动。一段时间后，机器再次下田，但故障依旧，一棵秧苗也没插成。如此三番五次，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少，风凉话却越来越多，有人讥讽父亲：你一个农民，天生土里刨食的命，种地哪能投机取巧？到后来，改进的机器要找几个人帮忙拾下地试验，父亲央求来央求去，竟没一个人愿意。好不容易说动了几个人，机器

拾下田了，结果还是没能成功，帮忙的人扔下机器自个走了，剩下父亲独自一人坐在田埂上涕泪横流。此后，父亲的插秧机又经过了无数次试验，终究还是没能成功。其间，县科协得知父亲研制插秧机的消息，曾来过两位技术员协助指导，还把父亲送到外地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农业机械。父亲在外地学习回来后，引进了村里第一台柴油机，第一台抽水泵，以后又相继引进了脱粒机、打谷机、磨面机、榨油机。1970年代末，村里有了第一台可旋耕作业的手扶拖拉机。父亲在实践中也迅速成长起来，很快成了方圆数十里有名的“土”农机专家。

但父亲对插秧机没能成功依旧耿耿于怀。20世纪90年代，他还尝试过用一台小功率的柴油机制作过插秧机，也没能成功。

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农业机械开进了田间地头，农民种地彻底告别了传统的手工模式，转而投“机”取巧了。作物从种到收，各种专业机械都有。以往一个“双抢”要20天左右，现在麦子一熟，收割机开进地里，几十亩地，一两个小时就收完了。

农村新气象，让70岁的父亲喜上眉梢，看着田野上来回奔跑的各式机械，父亲感慨万千，这时代变化得真快啊。那一天，在老家和父亲一起生活的大弟，买回来了一台崭新的插秧机。这台插秧机，除去国家

农机补贴，大弟只花了三千多元。插秧机下地那天，父亲跟着一起去了地里，看着插出来的一行行整齐的秧苗，父亲的眼眶湿润了，淤积在心中多年的一个结总算解开了。

侄儿高考过了一本线，在填报志愿时，父亲建议他填报了农业大学的农业机械化专业，他把他的“农机梦”隔代延续在了孙辈身上。侄儿现已是农业大学的大一学生。

逐梦70年，农民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真正过上了“耕地不用牛、插秧不用手”的理想生活。梦想的实现，是时代进步，国家富强的象征，是亿万和父亲一样的逐梦人，共同努力奋斗结出的硕果。

“乡村振兴原创文学故事”征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

过去五年来，在上一心下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奋斗中，“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乡村面貌日新月异。这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绝好的创作素材：比如，充满振兴故事的农业，巨大变革中的农村，创业与创新的农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

讲话中指出，社会是一本大书，只有真正读懂、读透了这本大书，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支持‘三农’题材文艺创作生产，鼓励文艺工作者不断推出反映农民生产生活尤其是乡村振兴实践的优秀文艺作品，充分展示新时代农村农民的精神面貌。”为此，本报特辟专栏，欢迎读者们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乡村振兴原创文学故事，如有采用，稿酬从优。投稿邮箱：jfxzgg2017@163.com。

——编者



舅舅和他的菜园

徐久富

舅舅八岁那年，随大人从关里来到关外。十多岁闹过一次嗓子。屯里给小孩儿揪病的老太太，捏根儿挺粗的针探舅舅嘴里扎。针走偏了，捅到了小舌（悬雍垂）。闹嗓子治好了，可舅舅再不能说话了。从嗓子眼儿挤出一个半个的音儿。哑巴不是哑巴，半语子不是半语子，后来不知咋的，耳朵也听不见了，社员们都叫他聋子。

紧日子难熬，穷得掉渣，渣儿还掉不到吃饭的桌子上。粗粮大菜一吃一年——碴子小米高粱饭，白菜萝卜土豆汤。社员一天忙到晚，没时间弄弄小园儿。餐桌上见不着新鲜菜。

队里在屯西头腾出十几亩地，种起了菜园。队长照顾残疾舅舅，安排他看园子。我小，常天眼在他

屁股后头在园子里转。

刚起园那阵儿，舅舅一个人哪儿干得过来。大地活儿多，抽不出劳力，村里能动弹的都奔园子上凑，这个耨几垅，那个翻几锹，平平整栽鼓捣了一个多月，才算有了菜地模样。我跟舅舅住进了菜园子，看他放水间苗莠野牲口。

早晨，太阳红彤彤在树杈间晃着，小露珠干得一点痕迹都没有。大露珠黏在花儿上叶儿上，映着园子和园子里闪烁的破碎人影。虫子承受阳气，菜叶上一拱一拱地爬，找嫩处，绕圈儿咬着吃。野雀落上豆角架，蹦蹦跳跳，歪头叨了虫子就飞。鸡刨了半畦萝卜苗，猪挤歪了篱笆桩。忙着修修补补，半截裤腿儿挂带着湿泥，舅舅没闲心歇别的。

社员下工，三三五五从地头

过，竖起拇指同舅舅比划，掏把旱烟顺进舅舅的烟口袋。拄锄悬脚踢打鞋底儿上的泥土，磕打完了，掐个扁豆跟舅舅挤挤眼睛，甜津津地嚼着奔家里去。牛群也在这时候进村，放牛娃跑来缠着要吃的。地头摘几个黄瓜柿子，穿衣襟兜接，滚下一个，捡起来在裤子上随手蹭一把，叨嘴上转身追牛。尘土飞扬，蚊虻乱飞，屯子在夕晖中黑成沉甸甸的一坨，牛尾巴甩在一派金黄的辉煌中。

没等饭碗摆下，天突然就黑了。村子里喧闹的声响慢慢潮落，最终沉寂下来，被黑暗拉远。我和舅舅坐在垄台儿上陪着满园的青枝绿叶。他的世界是沉寂的，没有了颜色光影，他闭目合眼慢慢悠悠地吸着烟。我悉索摆弄舅舅编的蝈蝈

笼，看不见笼里的胖蝈蝈，晃晃，有动静。

赶上月黑头，我和舅舅进窝棚早，趴在板铺上，透过门窟窿，看窟窿里的星星，成鞋，成虫，成块红砖，成个鸟。缠着舅舅盘鸟夹。白天水沟边儿埋一排。鸟来喝水儿，扑向夹口里拴定扭动的肥虫子。煤油灯下，我一边看舅舅织席子，一边嚼指肚儿大那口鸟肉。

忙了一春半夏过头一拨菜之后，舅舅终于可以歇歇脚了。有了闲心，半盆水，角瓜秧倭瓜秧上开的谎花摘几朵放水里养着，那些白的花儿，黄的花儿，把盆里的水都漾出了颜色。

舅舅夜里咳得厉害。母亲说舅舅得了治不好的病。

舅舅手巧，白天拾掇园子，下晚编席，帮东邻帮西舍，话没有，手可闲不住。

晚上，我写作业，舅舅编席，编着编着停下手，怔怔地看我。我走过去蹲在舅舅的腿旁，仰脸儿看他。

色的草莓，鲜的猪牛羊肉；黑的西瓜子白的南瓜子，五香的、原味的一应俱全。街上的人，黑压压的一片，地上的鞭炮皮，白花花一地，红围巾，绿手套，蓝小帽，黄棉袄，红扎腰，五颜六色，吾不能一一绘其“花花”了。

已是午后三时，集上仍人来人往，你避我让，车是无法通过的，惟步行能过。只见包子铺前，小吃摊都围满了人，忙得伙计汗涔涔，时时拿毛巾。大小的酒馆热闹非凡，赶集累了，小菜几碟，薄酒一杯，清茶一壶，约二三同行人，解渴充饥论年事，好不惬意。

饭毕，忽又想起一物品还未添置，急急回集上，见售货摊前人仍忙碌，才长舒一口气。始想起今天的集不到天黑是不会散的。

傍晚时分，山间的小路上仍时时见三三两两的车辆与行人，那是赶集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母亲说舅舅来过，比划让我给他扛灵。啥是扛灵我不知道。既要扛，一定要力气，还是给舅舅，我且乐意。

听母亲说，舅舅年轻时娶过两房老婆。前面那个，姥爷两担粮换来的。有模有样的姑娘，嫁了一个残疾，心里憋屈，一年没到头，病死了。后面那个，是个聋哑人，不太机灵。生个孩子很健康。孩子没活到生日，晚上喂奶，奶头堵住孩子的口鼻给憋死了。姥姥去后街借筐，回来远远就看见自家院儿里起了烟，小跑进家，推开外屋门看见火连上了柴堆，傻媳妇岔着俩手蹦脚儿乐也不知道踩。晚一步，窝儿都被烧没了。姥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烙了一宿饼，天亮扭着小脚，把她送回了娘家。

我13岁那年，舅舅走了。我扛起灵幡，在前面跑，屯里人抬着舅舅走得很慢。那天有点飘小雪，落到地面就化了，湿湿的一条窄路蜿蜒着穿过田野，抵到舅舅的墓地。

“浮来青”征文

采风活动举行

10月26、27日，由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山东省分会、中共莒县县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浮来青文学奖”暨“浮来青”杯茶旅情缘征文大赛启动仪式、采风活动，在日照浮来青旅游度假区举行。

启动仪式结束后，作家们参观了浮来青旅游度假区、丽正园景区、浮来山风景区、喻喻乐园景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副主席、山东省分会主席、《黄河文艺》社长主编安雷生为参会作家举办了《散文的“六观”“五话”“四个姿势”》的创作讲座。

(安记)

历城乡集

刘军

集，有些地方也称圩。在农村，因为成百上千年的传承，赶集，便成了农村一道特有的风景。

每逢农历四、九日，你便会发现，天还没亮，就见了张家早早地把桃子装上三轮，趁着月色出发了，又看见李家把刚从地里摘来的芸豆、豆角放上摩托车，急急地去占摊位了。年轻的大小媳妇儿们则早早地起来，早饭毕，拿出逢年过节才穿的衣服，梳妆打扮一番，或电动车，或面包车，嬉闹谈天之际，家长里短之时，便来到了镇子中心。稍长一些的妇女们，把家里里里外外忙碌完毕，忽想起家里的盐也不多了，茶叶罐也见底了，便叫起还在熟睡的二小子，打发到集

上了。邻居家的老头老太太，这时也沉不住气了，推出小铁车，拿出点土产地货，心里想着这几天不知又有什么儿新鲜事的时候，一抬头到了。青年俊男靓女们更不用说了，早早约好，挽臂逛街，你依我依，秀起了恩爱。那放假得闲的学童们此时心里更是乐开了花，哭毕闹罢，也跟着爹妈来到了集上。一时间，村子里如同空了的巢，雀鸟齐出，没有了往日的热闹。

菜市、鞋市、布市、果品市绵延数里，糖葫芦、棉花糖亦处处见，小吃摊、烤饼铺亦时时有，沿街超市商店早早开门纳客，车是无处放的，须在数百米之外停下，人是到处有的，人口三万的小镇此时

翻了一倍也不止，讨价论市，见面问好，大呼小卖的声音一片，此时的镇子怕是无了一刻悠然与宁静，多了十分喧嚣与热闹。

然而此时并不为最盛，最盛惟腊月二十四日。这天，我们称之为“花花集”。“花花”者，色彩斑斓，物产多而杂也。适逢节近，集市之盛，别之语无法形容，惟“花花”二字。小年已过，大年在即。家家须添置年货，户户须购年礼。红红的山楂苹果，再加上寒风中一张张红红的小脸；黄澄澄的黍米窝头，香蕉柚子；绿油油的菠菜芹菜，再配上翠绿的黄瓜；青的冬瓜蓝的天空下蔚然一色；紫薯亦有，黄瓢地瓜也不少，白花花赤条鸡，带着艳红